

妈妈的话让我心疼

一转眼，妈妈在新加坡的签证期已到。同样是走在宽广的机场大道上，妈妈却没有了刚来时的兴奋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。

“妈妈，不哭。”我从小车前座的反光镜里看到了妈妈在抹泪，便努力用轻松的口吻对妈妈说。“我在这里又不是吃苦，生活得这么好，您是看到的，该放心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知道。”妈妈应答着，却仍抽泣着，我只能以滔滔不绝的闲话来转移她的注意力。

“妈妈，不哭。”这是我这些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在妈妈40多天的探亲期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妈妈突然变得沉默了，而不再是唠叨我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对。妈妈默默地拆洗我的被褥，默默地整理她自己的东西，并用省下的新币，悄悄地买来礼物，准备送给上海的亲友。

“妈妈，不要自己做饭，去饮食中心吃些不同风味的菜肴吧。买礼物我会另外给你钱的。”我总是这样劝慰妈妈，可妈妈依然在我去教书的时候，自个儿在家里煮粥喝，使得我因此与她几度不开心。“你挣钱不容易，我来又用了你这么多路费。”妈妈对新加坡物价之高紧张得几乎不敢花一分钱，甚至在她生日之时，拒绝我给她买一双漆皮凉鞋。走在店堂里，妈妈总是与我处于一种“战斗状态”。只要我稍停留有问价试穿之势，她就会把我手臂拉得紧紧的，直往外拖。“干什么啦，我是买给自己呀！”我会不耐烦地这样对妈妈，妈妈便只好止住。钱在我的口袋里，也是我自己挣的，妈妈当然不好再说什么。这一刻，妈妈显得好可怜。

妈妈常常说，我只要吃一顿粥，就可以至少省下20元人民币。这些话听得我心痛。我知道，退休以后还在发挥余热的妈妈，每天辛苦工作的薪水还不到20元呢，她又怎能不省。况且为了这次出国，妈妈辞去了在许多人看来很值得羡慕的工作。“妈妈，这里的物价高，薪水也高。你不必为我担心的。家里有困难，我是完全能解决的。”我的大话，妈妈完全不听，临走前，妈妈还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了卷得紧紧的新币还给我。

一个多月，她连100元都未用完！捧着妈妈的钱，我的眼泪在心里流淌。

“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只要能天天见到你。”妈妈信上写过的那句话，此刻又在我的眼前浮现。母爱，多么纯粹的爱呀！

妈妈，不哭

晓轩



② 母女共同掩饰悲哀

为了给妈妈送行，房东赶去马来西亚买来了据说是纯正的巧克力。于是，妈妈与房东就在客厅里，对着那一堆巧克力说着惜别的话。我坐在自己的房里，写不出东西，也背不出外语，像这样的状态已经连续几天了，我什么也干不了。听着她们的对话，一种别离的伤悲猛地向我袭来。“妈妈不要你走！”我终于哭倒在了床上。妈妈闻声赶来，一进我的房间，她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妈妈在我的床边坐下，拍拍我的颤抖的背，什么话也没说，竟也哭了起来。妈妈的哭声很快盖过了我的哭声，声音里是软弱，是无助，甚至有些绝望，这是我记忆里从未有过的。我惊慌地告诫自己必须赶快收拾眼前的局面，虽然我也是个伤心人，好想对妈妈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，可妈妈的情绪大大脆弱于我，我不得不忍住。

3月5日，即距妈妈回国还有7天，我给妈妈写了一封道别信。信里，我向妈妈致歉没有给她很好的照顾，也没有为她请一天假，并沾着饱满的泪滴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深深爱你！”信写完后，我将它悄悄地塞在妈妈的一个包里。妈妈是粗心的，我希望她回家后才读到。不料，3月9日，我竟在自己的枕头里发现了妈妈留给我的道别信，信的开头是：“小丽，妈妈又要离开你了，内心是万分难过……”读这样的信，眼泪又怎能止得住！可直至3月11日妈妈离境，我都没有告诉妈妈我已读过了她的信。妈妈说母女同心，实在太正确了。我们共同掩饰着内心的悲哀，也共同承

担着这种艰难的掩饰。

“妈妈，不哭。”妈妈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夜，我不再睡地铺，而是与妈妈挤在一张单人床上。房东与妈妈的道别一直到深夜12点才结束，而妈妈的心早就在我身上。趁房东去解手，妈妈回到我的房间，而我已经睡着。妈妈不忍心叫醒我，与我说话，便对着我静静地侧卧着。深夜2点多，我终于被妈妈凄切的哭声惊醒了，显然妈妈是没有睡过。

“妈妈，不要哭。明天我还要上课到晚上9点，睡不好，我会头痛的。”我以我的自私强行地止住了妈妈的哭声，妈妈真的乖乖地收住了哭声。我则辗转地再没能入睡，也没有再当着妈妈的面哭一次。

在机场与妈妈一起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以夸张的神态吃着有些辣的凤爪，妈妈终于笑了。

我们嬉笑着离开餐厅，并直接走向检票处，地勤人员应我的要求答应把妈妈直接送上飞机。刚才还在说笑的妈妈，一转身又挂下了两行长泪，不停地擦揉眼睛。而我站在玻璃隔栏外，对着妈妈的背影也眼泪直流。

当晚，我给妈妈打去长途，妈妈告知我一路很顺利。在电话那端，妈妈要告诉我新发表的文章题目，我却硬硬地挂断了电话。因为我的眼泪又将倾泻而出，而妈妈也一定会哭的。

“妈妈，不哭。我是你翼下永远的小鸟，很快会回来的。我会永远爱你的！”挂下电话，我在心里这样重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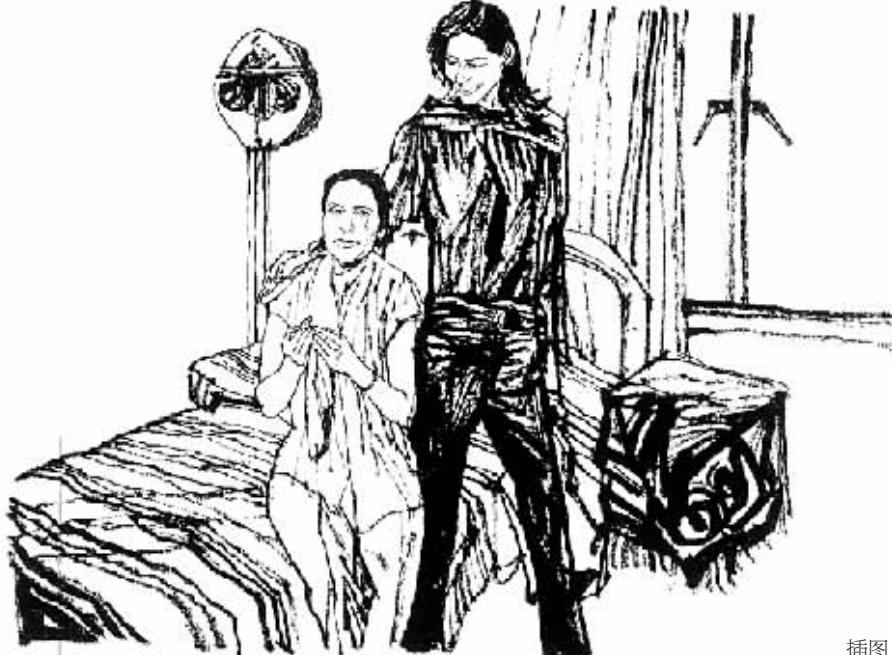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杨宏富

50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大哥给我来信，要我去看他的新家。大哥原在南京工作，因家庭成分的牵连，全家被“下放”到江苏盱眙县一个叫东嘴的小村庄，我从未去过那儿。我向单位请了假，去看大哥。

那天，我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，准备再转乘长途汽车到盱眙。谁知每天仅有一班开往盱眙的长途车，且已开走，无奈，只好改乘南京至淮阴的车，中途经过三河闸下再步行去大哥那里。当时南京到淮阴的公路是条土路，路面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车开不快。尽管南京至三河闸仅有百来公里的路程，路上却折腾了7个小时才到，此时已近傍晚时分。当时三河闸非常荒凉，甚至没有一间草房，连人影也没一个。四面望望，右面是茫茫的洪泽湖，左面是一大片茅草滩，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“来客”。没法，只好按照大哥画的地图，沿着洪泽湖畔寻去。

寒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一阵阵凌厉的西北风猛吹，冻得我浑身瑟瑟发抖，上下牙齿直打架。我只好用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地赶路。日落西山了，天色很快暗下来，我寻思：初来乍到这地方，迷了路怎么办？我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等明早再走。可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上哪去找住宿？我极目四望，见前面大约一公里处有片灯光闪烁，想必那儿有人，于是急速向那儿走去。走近了，就见平地矗立着一排排的茅草房，屋里人头涌动，正在用晚餐。我走上前去，一个身穿军大衣干部模样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，问我有何事。我说明了来意，不料他一口回绝：“不行！我们这里是劳改农场，对外是一律不接待的。”

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，我不能强求，转身就走。谁知那干部模样的人奔进屋，拿了一只手电筒，追着喊我：“喂，小同志，你慢走！天这么晚，路上行走不便，还是带着这个好。”我感激地接过手电筒，他又指着南边有炊烟的地方说：“小同志，那儿是八大大家，你去那儿看看，也许能找到住处。”

我道了谢，向八大大家赶去。走到八大大家，才知这仅是由几间茅草房组成的小村庄，村前用芦草围着篱笆墙。我刚接近村口，就从篱笆墙里面蹿出一条大黑狗，张牙舞爪冲着我狂叫，吓得我连连后退。

狗叫声惊动了主人，茅草房里走出一位花甲老人，身上穿件破旧的长棉袍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虽然瘦，但看上去挺精神。老人把大黑狗吆喝开，当他得知我的目的，立即指着茅屋说：“没问题，请进。”

老人把我引进他家的灶间，黑暗的小屋里，亮着一盏小小的火油灯，火苗一闪一闪的，把土屋照得半明半暗。靠近东墙，可以看到有台锅灶，灶台上还放着一堆没有洗过的碗和筷，说明主人家刚用过晚餐。一进屋，老人就吩咐儿媳为我煮晚饭。老人儿媳是个手脚麻利的妇人，不多时就煮好了半锅玉米山芋稀饭，盛了一碗端到我的面前，说：“小兄弟，趁热吃。”我又饥又冷，见到香喷喷的玉米稀饭，连句客气话也没说，双手捧起碗来就往嘴里倒。一碗不够，再来一碗。两碗稀饭下肚，身上的寒冷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饭后，老人又叫儿媳为我炒花生。我忙摆手，说：“大爷，我来已经



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花生就别炒吧！”因为我知道，当时花生还真是稀罕物；尽管农民也种点花生，但却舍不得自己吃，一般都是拿到市场去卖，再换些油盐酱醋以供家用。现在，他们对于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来客，竟如此“高规格”来招待，真让我不好意思。可老人一挥手，说：“没啥，花生是农村的土产，吃点花生算个啥！再说你是从千里迢迢的上海来到我家，没啥好招待，吃点花生也不为过呀！”

生花生下锅，噼里啪啦响着，一会儿就炒熟了。老人把熟花生盛进一个竹篮里，递到我的面前，说：“孩子，吃吧，看看我们种的花生好吃不好吃。”

我边嚼花生米儿边说：“好吃，好吃，真香！”老人脸上绽开了笑容，他摸摸自己的山羊胡子高兴地说：“好吃就多吃些吧！”我叫老人一起来吃花生，老人却摇着头，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们常吃，都吃腻啦。”

我明白，老人这话绝不是真的，但我又无法叫得动他，只好一个人闷头吃。这时，老人的孙子从他妈的房间里跑过来，一头扑向爷爷的怀抱撒娇来，并把小嘴凑到爷爷的耳边，轻轻地对老人说：“爷爷，我也要吃花生。”老人向孙子瞪了一眼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责怪起孙子来：“别胡闹，快回你妈房去。”老人连拖带拉把孙子拽进他妈房里，顿时从那儿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。不用说，这是因为没有吃到花生，老人的孙子受了委屈，才伤心地哭了。我马上把装有花生的竹篮送了过去，对老人孙子说：“来，小朋友，吃花生。”不料老人一把把竹篮夺了过来说：“小孩不懂事，咋能样样依他，别理他，你吃你的。”

我再也不忍心吃花生了，尽管老人再催促我吃，我还是咽不下去。余下半竹篮的花生，我想留着给孩子吃。

当晚，我与老人同住在灶间锅灶前的草铺上。盖着床又脏又旧的破棉被。因距锅灶近，倒还暖和；加上白天行程太累，人倒到铺上，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一觉醒来，天已蒙蒙亮。为了不惊醒老人，我悄悄地从“床”上爬起，又悄悄地从旅行袋里取出从上海带来的一些饼干放在了灶台上，然后轻手轻脚离开了老人的家。

来到大哥家，我打开旅行袋，准备把上海带来的东西分给大家。这时，却忽然发现旅行袋里多了一个胖鼓鼓的大纸袋，连忙打开一看，袋里装着的正是那些熟花生。不用说，这肯定是昨晚老人在我熟睡时偷偷放进去的。

看着这一大包熟花生，我的双眼不禁湿润了……